

母亲的味道

□ 田原瑞



监利团子。

有母亲守望的地方就是故乡。元宵节我们急匆匆地赶回去，其实更多的是因为有母亲大人在高堂。没有母亲的家就像偶尔聚在一起的一块块鹅卵石，是松散的，是经不起颠簸的；也是乏味的，缺少乐趣的。父母亲又被称为高堂。高堂是指房屋的正室厅堂，处于一家正中的位置。没有了父母亲，高堂也就倒塌了，故乡也变得渐渐模糊起来。但是明月一年又一年升起，就像母亲一年又一年等待儿女的归来，我们在明月中还能看到母亲的笑脸，好像母亲就在我们的身边。

元宵节我们总喜欢吃一碗母亲做的汤圆，汤圆把一家人和和美地连接在母亲的周围，就像水泥把鹅卵石紧紧地连接在周围一样。监利人的心事更饱满，监利母亲用团子把一个家庭紧紧地包裹在一起。团子团子，这个名字里就有把子女们团结在一起的意思。我们的口味都是母亲培养的，团子的味道就是母亲留传给我们的味道。监利人的口味不嗜好辣但可以吃辣，监利人也不嗜好咸但不怕咸，监利人也不嗜好淡但可以适应淡，监利人的适应能力是最强的。汤圆只有一棵红枣那么大，但监利母亲有一个苹果那么大，这就是监利母亲的心意。

其实监利团子不是正月十五才做的，我的母亲过了正月初二就准备做团子了；儿女们什么时候离开，母亲的团子就在离开的前一天端上桌上来。元宵节不能提前，但母亲的团子早就准备好了；母亲还要让儿女们带着团子离开，儿女们走多远，母亲的团子就能跟着走多远。监利人忘不了团子，其实是忘不了母亲。每一个监利人都会说：我母亲亲手做的团子才是最好吃的团子。这其实是忘不了母亲的味道！汤圆里面可以包裹芝麻红糖和果仁，监利团子却可以包罗万象。有的母亲喜欢包腊肉胡萝卜，有的母亲喜欢包腊肉腊干子，辣椒大蒜梅干菜都可以包到团子芯中来，成分越多味道越好，监利母亲的包容就这样在团子中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。

我从小就喜欢吃团子，团子中的腊香味让我欲罢不能，我可以一口气吃五个团子，按重量计算应该有一斤多。上学的时候，到了快放学的时候就满脑子都是团子了，走在放学的路上也格外有劲，就像一个蹦蹦跳跳的皮球，那时有着红色花纹的小皮球也只有团子这么大。回到家里就闻到团子香，这是一种无所不在的香味，但灶头的香味蓬勃勃勃，我加快脚步，像有甜蜜的绳索把我捆绑到柴火灶前，我在柴火灶前低下头来，像一只灵敏的狗，一下子就在一大堆草木灰中找到了让心灵颤抖的美味。这是母亲的味道第一次在我的心中烙下印记，也是不孝的儿子第一次

记住母亲的味道。

母亲的话很少，好像她所有的言语都包到团子中了。母亲也不与人争吵，她始终都没有准备好用于争吵的语言，到后来也没有了争吵的心事。我听母亲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：是的。别人的言语像沸水一样翻腾，把死的说成活的，把死的说成白的，她沉落到水底，像一枚团子一样圆融，团子入水的响声就是：是的。我早年特别不满意母亲没有自己的观点，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，才知道母亲的心量是多么的大！

北方的槐树到了南方很少有长成参天大树的，我像一棵北方的槐树缓慢地成长。到了元宵节就有了回家的理由，即使是灰溜溜的回家，母亲也是带着笑脸。母亲不声不响地把一筐箕米淘洗干净，静静地守在十公分的小藕煤炉子旁边，把糙米蒸一个多小时。等到七分熟的糙米冷却之后，母亲又带着满心的喜悦，端了米到街上去磨碎。磨完米回来，母亲笑着说：今天的人真多，都回来过节了！

我准备动手帮母亲揉米灾。正在这时，有朋友上门来了，我们就坐在一起说一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废话。母亲在厨房里没有任何声音。揉米灾是很需要一些力气的，揉米灾也会有很大的响动；有米灾在盆子里翻动的响声，也有盆子晃动的响声。我什么声音都

没有听到，我只听到我自己和朋友得意的笑声，我至今都不明白我那时候为什么这么得意，灰溜溜地回来还这么得意。我也没有听到母亲炒团子芯子的声音；但我听到了母亲和隔壁一位母亲的说话的声音，和两位母亲畅快的笑声。她们的儿女都回来了，她们在交流心中的喜悦。我更放肆了，好像是我给母亲带来了幸福。我在贪婪地享受母爱，居然还能心安理得！一直到母亲端进来热气腾腾的团子，我才暂时停止高谈阔论。我和朋友开始喝酒，一边喝酒一边吃母亲做的团子，一边喝酒一边继续大吹大擂，我和朋友在这样的时刻都觉得是幸福的。只有到了现在我才明白，我们在滥用母爱带来的幸福时刻。喝完酒我又和朋友一起出去了，我们还要到外面去抒发豪情。

母亲的脸上一直带着笑容，看着我们出门，母亲不放心的说：喝了酒的，到了外面不要和人争吵。我当时居然嫌母亲的担心是多余的，我把一大堆用过的碗筷留给母亲去清洗，我扬长而去，我心底里却认为母亲是没有见识的。那晚的月亮特别的清亮，月亮的清辉其实也可以荡涤心胸的，我甚至在冉冉升起的圆月中模糊感到了一种纯净的力量，我的心中也朦胧涌动着某种美好的情感。这月亮是那么的熟悉，又是那么的亲切，像一张埋藏在记忆深处的若隐若现的脸。但我喝了那

赤杨河涌动地诗

□ 曾繁华

阳春温暖，每当这个时节我就想起兴修水利之事，想起家乡的那条赤杨河。这赤杨河有近15里路长，连接柘木和白螺两个乡镇。赤杨公路是水乡比较早的一条公路干线。东抵杨林山下的先锋村，西至柘木乡的赤湖桥。故称为“赤杨河”。

早先这里哪有赤杨河呢？人们要走出水乡，去外地办事，只有沿着弯曲的乡间小道，绕村而行。几经辗转才绕上“沙洪公路”，泥巴土路步履艰难！

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，大集体生产热火朝天，秋冬农田水利建设蓬勃兴起。要开挖赤杨河，那十几里路的战线一字排开。红旗猎猎，广播阵阵。男女老少，挥锹舞锄。可谓九牛爬坡人人出力。好一派万马战犹酣的激烈场面！那年月我才十六七岁，下学不久，生产大队安排我去天育公社水利指挥部搞宣传报道。我和几个水利技术员住在“中墩”（邻近的墩台）一个农户家里，有一位老妇人给我们做饭。虽然我亲临也要在这里住下来，以便收拾一些工具。年轻的我没什么牵挂，晚上就睡在人家的楼板上，不顾寂寞与无聊，思想单纯，随意无求。白天随着人们上工地，跑跑通知，开开广播。那广播室

就设在工地附近的一个农户家里。那时没有大电，开广播只能用12伏的电瓶打开扩音机。那高音喇叭一响，整个工地就沸腾起来！密密麻麻的人群，来来往往，土木之功，担子繁重。从早到晚，人们每天挖土不止。干劲冲天，浩气贯长空！那些早起挖土的“铁姑娘”，那些不顾劳累、乐观风趣的青壮劳力，那些敢于揽重、不停歇、不退缩的“老愚公”，他们吃苦耐劳，不善张扬，默默无闻，其事迹感人，其精神可嘉。我无不为之感动！可惜当时的我缺乏发现“美”的眼光，缺乏描绘“美”的技能。只能打开广播，对着话筒，照着稿子念一些干巴巴的文字。每次播音完毕，也不顾有何反响，就那么自信地“我行我素”。挖河工地那火热的劳动场面，“社员们”那气吞山河的英雄气概，至今在脑海中呈现。由于我年轻无知，缺乏搞好宣传的“表达”能力，至今仍遗憾。

那时，举众人之力开挖大河，好像有一股无形的极强的凝聚力在支撑！十几里长的河段，有的穿行于田野，有的破墩台而过。那高高的土台子、几十个房屋的拆迁、砖头瓦砾的土堆、像青石板一样的地面。人们就用羊角锄、挖锄、铁锹，就这么一锹一

锹地挖，一担一担地挑，硬是把又高又板结的土台子挖下来，完全是人工的力量，完全是精神的鼓舞，完全是集体的智慧。如果一切都是向“钱”看，那挖墩、拆房、开河，不知要花费多少钱、耽误多少时间。大集体确实有它的优势所在。

赤杨河挖成了，那是一条笔直的河道，一条像模像样的赤杨公路。

河水潺潺，浇灌了两岸人民。人们沿河而居，两岸楼房林立，商铺兴起。村居华美，垸田吐金。公路通了，沉闷的水乡活跃起来，运输买卖，货源不断，人流熙攘。上走朱河、监利，下至洪湖、岳阳，直抵长江对岸的湖南陆城。与省道相接，与乡镇相连。

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了湖乡，人们进入流通领域，走向一片新的天地。北上的、南下的，打工潮遍涌各地。近处的白螺、螺山，远处的洪湖、岳阳，开车的、搭车的，最早从这里出发。每逢节日庙会，赶往杨林山敬神求签的善男信女，步行的、乘车的，路上川流不息，人来人往。要是天黑了从外地赶回家走上赤杨公路，结伴而行，还有机会碰上本地城的熟人，总有行人，谈笑风生。让人顿时精神倍增，忘记了旅途的疲劳。十多里

的路程，不经意间到家了。

而今，乡村振兴，实行了河湖长制。一次次清淤洗河，一次次绞草除污，挖泥船、挖土机都派上了用场，机械疏浚河道施展威力。人们用不着肩挑背担了，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。河道通，稻粮丰。清亮的河水浇灌着两岸万顷良田，种植养殖，鱼池连片。秋收满畝，鱼（虾）稻飘香。赤杨公路当当初的红砂碎石路变成了硬化的水泥路。通行更便利，经济大发展。洪监高速自北向南、横跨而过，西面的“天育街”新建大超市、购药两旺；临近的天育村“洪幸堤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”草鱼、鱼虾、畅销各地；陶家老铺子铺面扩大，生意兴隆；东、西两地（新民小学、天育中学）新建的教学楼高大气派、教学成绩令人赞赏。沿路的修理摊、收购点、快递店、开湖鱼，外地商品、本地农货，一应俱全。运进输出，好不繁忙。新型产业一路兴起，营商行业富甲一方。

赤杨河长流不息，赤杨公路风光旖旎。赤杨河畔的人们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进军号角声中，靠奋斗和创新，依科技要效益，凭技术谋发展。精神振奋，勤劳创业，谱写出一篇篇共同富裕的壮丽诗篇。

我的老家在监利市福田寺镇后墩关，家门前后各有一方池塘，分别名之曰明塘和月池。随着时事变迁，池塘几近干枯，往日美景不再，感触良多，遂撰下此文（将明塘和月池合名为明月塘），忠实记录昔日池塘之辉煌胜景，以念之。

梦里常回家乡，回到家乡的池塘。我的家乡在洪湖西岸，是一个有六十多人家，三百多人口的大村子。村前有一口大池塘，谓之明月塘，占地约二十亩，形状为一略欠丰盈之圆月，又如一只大的丹凤眼镶嵌在静静的沃野上。

家乡的池塘是一幅纯情的水墨风景画。一年四季都有赏心悦目的美景，令人陶然而乐，心旷神怡。

四季美景尤以春夏为盛。那时，塘埂上的桃树、柳树、杨树，纷繁交错。一排排，一丛丛倒映在塘中，太阳悄悄掩映其间，轻轻地蠕动着，像羞涩的处子，很是醉人。蝴蝶相逐树间，如一朵朵五彩的花蕊上下漫卷。树荫下则歇着刚刚上岸的白鸭、幼鹅，交颈亲昵，喃喃有词，那种亲热劲杀多少凡夫俗子，只是人们听不懂它们的话语罢了。还有塘边的各种水草，开着淡淡的花，塘埂上丛生着浅浅的绿苔，禁不住使人想起“轻花蝶影飘前路，嫩柳苔阴绿半池”的诗句。

塘水是异常的清澈。立在岸边，能看清水底的细小的生物，还有刚刚长出的水草，冒出水底不足三寸，像一条条绿色的细带子，借着阳光的照射，闪着一波一波的碎光。池塘中间亭亭玉立的是芙蓉仙子，看到一团团、一簇簇粉红的荷花在青青的荷叶间舒卷开合，潇洒自如，顿使人有超然物外，飘飘欲仙之感。

偶逢细雨轻雾，那池塘又进入了“柳叶乱飘千尺雨，桃花斜带一溪烟”的意境。水面回风，雾聚落英，池塘边悄无一人，林莺无啼，只有青草天涯，独听蛙鼓，水鸟时聚时飞，好一幅家乡池塘的立体画卷。无须题款，那韵味，那画外之形、之声、之趣早已入了我们的脑海去了。

家乡的池塘还是一首耐读的风情诗。她曾让许多的梦明明清晰，让理想之舟插上一叶叶白帆，让实实在在的日子欢快无比。

早晨的池塘是少年们的天堂。放牛郎清脆的读书声和啃着青草露珠的老牛“哞哞”的欢叫声交织成一幅晨光牧歌图；打猪草的少年提着纹篙，绞起一堆堆鲜嫩的灯笼草、鳊鱼草和鸭舌头，望着越堆越高的猪草，孩子的脸上闪着甜甜的希望，稚嫩的手中，新书包、新钢笔、零用钱纷然而至。

还有早起浣衣的年轻媳妇们，时而悄悄说着私房话，脸上的红云让偷听的青娃、鱼雀不知所措；时而大声嬉笑，一不小心，滑到塘里，溅起的水花，乱了好多好多的梦。

到了中午，池塘更是孩子们的家。看那爬上树摘桃子的，踩断了树枝，人和桃子一起掉到水里。一个猛子后，顽皮的平小头和光屁股露出水面，一边咬着桃子，一边踩着水，招呼着岸上的小伙伴。手拿鱼叉的，头顶一顶荷叶，蹲在塘边，极有耐心地等待着晒黑鱼泡头，看准了，随着“嘭”的一声，叉着一条三四斤重的大黑鱼。还有偷扯高粱、踩藕的，熬不住甜津津的馋，虽然免不了回家之后大人的一顿训斥，但眼前的口福还是显得更重要。

傍晚的池塘，则是年轻男人们消除疲劳的好场所。刚刚完谷的，放下手中的镰子；栽完秧的，丢掉肩上的扁担和秧架，等不得脱衣就刷刷地扎进清凉的水中，好半天才探出头来，让岸上的女人们操了一回闲心。

而晚上的池塘，又是另一番景致。水鸟们衔着晚霞归巢了，鸟窝里不安份的儿女们欢快的啾啾揉进荷风的缠绵。月出中天之后，孩子们听完了故事，玩完了游戏，有的在月光下打铺入梦了，有的却悄悄地爬下床来，跑到塘边，看月光下池塘里的鱼儿、蛙儿、萤火虫无拘无束地做着游戏，他们的心也跟着进入角色，贪玩起来。

如果碰到打雷下雨，池塘涨满了水，跑塘的鱼便纷纷跃过塘埂，飞到隔壁不足一尺深水的稻田里，那是村里最热闹的时候到了。不管男女老少，一个个都跑到田里去捉鱼，家里的赶鸭子、麻草、鱼篓一齐上阵。有钓鱼跌倒在稻田里的，有鱼把人撞翻的，有几个人堆罗汉般压住一条鱼的，笑嘻嘻，惋惜声此起彼伏。回到家，户户吃鱼，或蒸或煮或煎，你添我的饭，我喝你的酒。三两老白干下肚了，男人们的歌儿、调儿便从喉咙里冲了出来。家乡的池塘更是乡亲们衣食父母。除满塘的清水供人畜饮用、稻田灌溉外，一年四季，池塘都在默默地奉献着。

塘底有近二尺深的油花花的黑泥，富于多种矿物质，这是秧田必需的上等有机肥料，肥效好，且又能疏松土壤，防止板结。因此，每到春天，村里的挖泥船都要忙上十天半月，用长长的挖泥瓢将黑泥挖取，然后施到各自的秧田里。

夏天的嫩荷叶是乡亲们蒸包子的最好底料。摘一朵嫩荷叶洗净，将调好的灰面放在上面，蒸出来的包子又香又甜，诚为美食。另外，又长又粗的藕梢，刚刚出水的藕笋、嫩荷梗，或生吃，或炒着吃，也是别有风味。

刚入秋，莲蓬、菱角就成熟了，默默地含着羞，等待被采摘的喜悦，随着一阵阵甜甜的水风，飞上了乡亲们的眉梢。那时节，一只只大木盆，在池塘里划动，在荷阵里穿梭，击水声伴着采莲歌，在红绿相间的氛围里，形成了一幅动静叠加的大速写。

冬天是池塘最快乐的日子。每年的大年除夕前几天，乡亲们都行动起来，抽水干塘，准备过年的鱼、藕。一般年份，每户能分到三十多斤鱼，一百多斤藕。有了这些，乡亲们过年的底气足了，年也就过得无忧无虑、热闹闹。

每当提到关于池塘的话题，村上的长者无不感触地说，碰上灾荒年景，粮食歉收，除政府救济外，养活全村大人孩子的，就全靠这口池塘啊！

每当听到这些深情的话语，我的眼睛总是湿润润的。

我深深地爱着家乡的池塘。是的，无论我走到哪里，身在何方，我牵挂的总是家乡的池塘。我的童年是由她的渔歌子漂大的，我的青少年，也是在她的候鸟的飞影中踏着水的节拍走向人生的高处。虽然她是那么的平凡，但她是许多人的生命之舟，载着我们渡过了那么多的贫穷和苦难，繁衍了家乡人民的勤劳朴实的品质，养育了如许的热望和坚毅。吮着她的乳汁长大的我，再走也走不出那只丹凤眼的临照，再飞也飞不过那一轮盈月的高度。

今夜梦中，谁家的小儿又在吟诵着宋人陈简斋的《春日》诗：

朝来庭树有鸣禽，
红绿扶春上远林。
忽有好诗生眼底，
安排句法已难寻。

家乡的池塘

□ 敖是东

我的家乡在洪湖西岸，是一个有六十多人家，三百多人口的大村子。村前有一口大池塘，谓之明月塘，占地约二十亩，形状为一略欠丰盈之圆月，又如一只大的丹凤眼镶嵌在静静的沃野上。

家乡的池塘是一幅纯情的水墨风景画。一年四季都有赏心悦目的美景，令人陶然而乐，心旷神怡。

四季美景尤以春夏为盛。那时，塘埂上的桃树、柳树、杨树，纷繁交错。一排排，一丛丛倒映在塘中，太阳悄悄掩映其间，轻轻地蠕动着，像羞涩的处子，很是醉人。蝴蝶相逐树间，如一朵朵五彩的花蕊上下漫卷。树荫下则歇着刚刚上岸的白鸭、幼鹅，交颈亲昵，喃喃有词，那种亲热劲杀多少凡夫俗子，只是人们听不懂它们的话语罢了。还有塘边的各种水草，开着淡淡的花，塘埂上丛生着浅浅的绿苔，禁不住使人想起“轻花蝶影飘前路，嫩柳苔阴绿半池”的诗句。

塘水是异常的清澈。立在岸边，能看清水底的细小的生物，还有刚刚长出的水草，冒出水底不足三寸，像一条条绿色的细带子，借着阳光的照射，闪着一波一波的碎光。池塘中间亭亭玉立的是芙蓉仙子，看到一团团、一簇簇粉红的荷花在青青的荷叶间舒卷开合，潇洒自如，顿使人有超然物外，飘飘欲仙之感。

偶逢细雨轻雾，那池塘又进入了“柳叶乱飘千尺雨，桃花斜带一溪烟”的意境。水面回风，雾聚落英，池塘边悄无一人，林莺无啼，只有青草天涯，独听蛙鼓，水鸟时聚时飞，好一幅家乡池塘的立体画卷。无须题款，那韵味，那画外之形、之声、之趣早已入了我们的脑海去了。

家乡的池塘还是一首耐读的风情诗。她曾让许多的梦明明清晰，让理想之舟插上一叶叶白帆，让实实在在的

日子欢快无比。早晨的池塘是少年们的天堂。放牛郎清脆的读书声和啃着青草露珠的老牛“哞哞”的欢叫声交织成一幅晨光牧歌图；打猪草的少年提着纹篙，绞起一堆堆鲜嫩的灯笼草、鳊鱼草和鸭舌头，望着越堆越高的猪草，孩子的脸上闪着甜甜的希望，稚嫩的手中，新书包、新钢笔、零用钱纷然而至。

还有早起浣衣的年轻媳妇们，时而悄悄说着私房话，脸上的红云让偷听的青娃、鱼雀不知所措；时而大声嬉笑，一不小心，滑到塘里，溅起的水花，乱了好多好多的梦。

到了中午，池塘更是孩子们的家。看那爬上树摘桃子的，踩断了树枝，人和桃子一起掉到水里。一个猛子后，顽皮的平小头和光屁股露出水面，一边咬着桃子，一边踩着水，招呼着岸上的小伙伴。手拿鱼叉的，头顶一顶荷叶，蹲在塘边，极有耐心地等待着晒黑鱼泡头，看准了，随着“嘭”的一声，叉着一条三四斤重的大黑鱼。还有偷扯高粱、踩藕的，熬不住甜津津的馋，虽然免不了回家之后大人的一顿训斥，但眼前的口福还是显得更重要。

傍晚的池塘，则是年轻男人们消除疲劳的好场所。刚刚完谷的，放下手中的镰子；栽完秧的，丢掉肩上的扁担和秧架，等不得脱衣就刷刷地扎进清凉的水中，好半天才探出头来，让岸上的女人们操了一回闲心。

而晚上的池塘，又是另一番景致。水鸟们衔着晚霞归巢了，鸟窝里不安份的儿女们欢快的啾啾揉进荷风的缠绵。月出中天之后，孩子们听完了故事，玩完了游戏，有的在月光下打铺入梦了，有的却悄悄地爬下床来，跑到塘边，看月光下池塘里的鱼儿、蛙儿、萤火虫无拘无束地做着游戏，他们的心也跟着进入角色，贪玩起来。

如果碰到打雷下雨，池塘涨满了水，跑塘的鱼便纷纷跃过塘埂，飞到隔壁不足一尺深水的稻田里，那是村里最热闹的时候到了。不管男女老少，一个个都跑到田里去捉鱼，家里的赶鸭子、麻草、鱼篓一齐上阵。有钓鱼跌倒在稻田里的，有鱼把人撞翻的，有几个人堆罗汉般压住一条鱼的，笑嘻嘻，惋惜声此起彼伏。回到家，户户吃鱼，或蒸或煮或煎，你添我的饭，我喝你的酒。三两老白干下肚了，男人们的歌儿、调儿便从喉咙里冲了出来。家乡的池塘更是乡亲们衣食父母。除满塘的清水供人畜饮用、稻田灌溉外，一年四季，池塘都在默默地奉献着。

塘底有近二尺深的油花花的黑泥，富于多种矿物质，这是秧田必需的上等有机肥料，肥效好，且又能疏松土壤，防止板结。因此，每到春天，村里的挖泥船都要忙上十天半月，用长长的挖泥瓢将黑泥挖取，然后施到各自的秧田里。

夏天的嫩荷叶是乡亲们蒸包子的最好底料。摘一朵嫩荷叶洗净，将调好的灰面放在上面，蒸出来的包子又香又甜，诚为美食。另外，又长又粗的藕梢，刚刚出水的藕笋、嫩荷梗，或生吃，或炒着吃，也是别有风味。

刚入秋，莲蓬、菱角就成熟了，默默地含着羞，等待被采摘的喜悦，随着一阵阵甜甜的水风，飞上了乡亲们的眉梢。那时节，一只只大木盆，在池塘里划动，在荷阵里穿梭，击水声伴着采莲歌，在红绿相间的氛围里，形成了一幅动静叠加的大速写。

冬天是池塘最快乐的日子。每年的大年除夕前几天，乡亲们都行动起来，抽水干塘，准备过年的鱼、藕。一般年份，每户能分到三十多斤鱼，一百多斤藕。有了这些，乡亲们过年的底气足了，年也就过得无忧无虑、热闹闹。

每当提到关于池塘的话题，村上的长者无不感触地说，碰上灾荒年景，粮食歉收，除政府救济外，养活全村大人孩子的，就全靠这口池塘啊！

每当听到这些深情的话语，我的眼睛总是湿润润的。

我深深地爱着家乡的池塘。是的，无论我走到哪里，身在何方，我牵挂的总是家乡的池塘。我的童年是由她的渔歌子漂大的，我的青少年，也是在她的候鸟的飞影中踏着水的节拍走向人生的高处。虽然她是那么的平凡，但她是许多人的生命之舟，载着我们渡过了那么多的贫穷和苦难，繁衍了家乡人民的勤劳朴实的品质，养育了如许的热望和坚毅。吮着她的乳汁长大的我，再走也走不出那只丹凤眼的临照，再飞也飞不过那一轮盈月的高度。

今夜梦中，谁家的小儿又在吟诵着宋人陈简斋的《春日》诗：

朝来庭树有鸣禽，
红绿扶春上远林。
忽有好诗生眼底，
安排句法已难寻。

拔火罐

□ 安频

的。拔火罐需要眼疾手快、头脑灵活的人去做，倘使拔得好，效果便很明显。倘使操作失误，就会灼伤皮肤。在我的老家那里，江爷被四里八乡的老百姓公认为是拔火罐的专家，谁要是有个头疼脑热的毛病，必定会请江爷拔火罐。江爷在县城里的赤脚医生培训班学过几天，加上善于学习，就精通了人体的重要穴位。知道穴位在哪里，就可以精准地拔火罐，减轻患者的痛苦。

02

江爷就在大门口拔火罐，患者或躺或坐，江爷用右手中指摸准穴位，再在火罐里点燃小纸片，在纸片快要烧完的时候，倒立火罐，让火罐口紧贴病人的穴位，不存在偏

差。江爷这么多年，给人拔火罐，还从来没有出现过红肿、破损或烧伤的情况。要是有人或小孩畏惧拔火罐，江爷就会拉家常或者讲一个故事，目的就是分散患者的注意力，趁着患者想着别的事情，他就点燃了纸片，等到小纸片快烧完，就将火罐扣到穴位上，那样患者的疼痛感就不会很强。拔完火罐后，江爷还会给病人讲一些注意事项。

记得我第一次拔火罐似乎是在九岁那年。那时，我的头疼得很，沉得很。母亲说：“去找江爷拔罐吧！拔个火罐就好了。”于是，我强撑着起来，走了半里地，来到了江爷家。江爷从我母亲的口里问清了情况，就按住我的脑袋，在我的额头上

拔火罐。当时，我非常害怕，感到额头很疼很热，便想用手把火罐拽下来，母亲安慰我道：“快了，快了，回家给你冲红糖水。”我一听说母亲会给我冲红糖水，立刻觉得不疼了。拔过火罐回家后，母亲给我冲了一碗的红糖水，我喝完，睡了一觉就好了，又跑出去与伙伴们到院子弹玻璃珠子了……

恍惚之间，江爷离开大家已经十几年了，但我还是思念他。我们那儿从他走后，再没有人会拔火罐了。每念及此，我就有一种凄凉之感。

（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，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，中国明史学会，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）